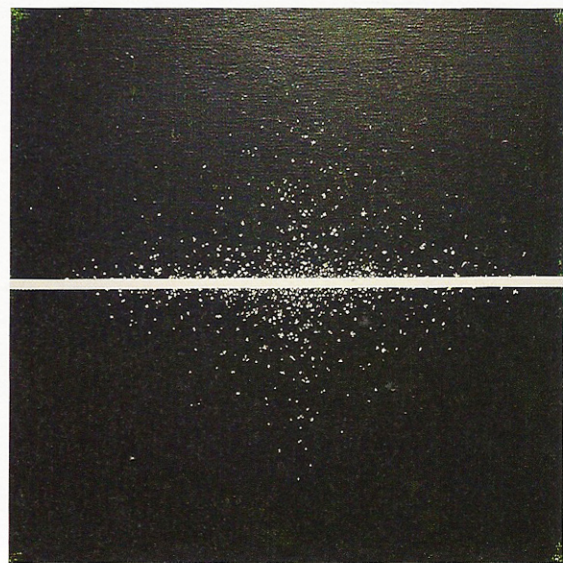


王璽安 框架解除ing

保留未完成的真實

文 | 陳意華 圖 | 王璽安



對格線與位置關係極為敏感的王璽安，透過繪畫物件探討遠近的關係，就像《平行花園》，遠看像光點，近看則是數位的影像像素（pixel），格子愈密就愈細，自然與觀看進行連結，此為台北當代藝術館「心動EMU」展的作品之一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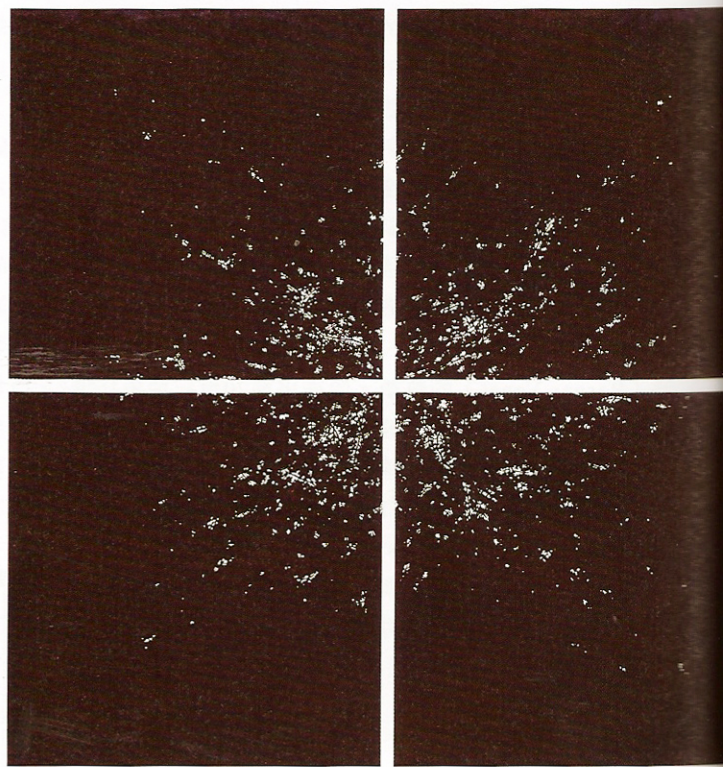
以繪畫理解世界，是王璽安的創作核心，他的繪畫特色在於用留白或縫隙創造視覺空間的深度。王璽安曾於研究所期間停下所有平面繪畫創作，參與裝置、聲音、表演以及策展與藝評，積極投入其他藝術形式的實驗，以激盪出更多關於繪畫的思考與討論。在那段追尋的過程，重新開啟他對繪畫與觀看關係的思索，繪畫與空間的討論，以及畫面呈現的視覺經驗等種種的可能。目前王璽安的作品深受國際畫廊與美術館關注，其創作分別由日本東京的小山登美夫、澳洲雪梨的白兔美術館（White Rabbit Gallery），以及北京的亦安畫廊等私人畫廊與美術館收藏。

Q：有人說，你就如同思想家喜愛挖掘、考究繪畫與對象間的交互關係，你怎麼看？你如何思考創作本身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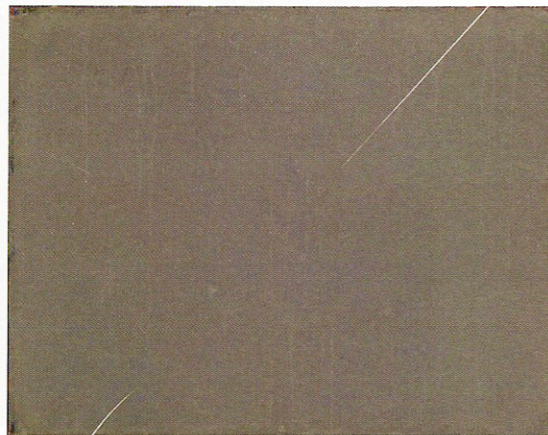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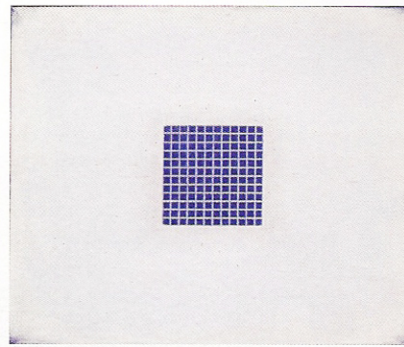
A：我試著在創作裡做些不一樣的東西，這個過程思考就出現了。即便作品尚未完成，我仍不斷地思考。我思考的是，如何在一個框架中找到不同的東西，當我在想的時候，就會產生思考模式。如果要說我是思想者？或許與我企圖在作品裡，留下痕跡等，使觀者在觀看時產生對照的感覺有關。乍看不多但卻蘊含無限，能夠感受到我的思考脈絡。我不需要說故事的舞台場景方式構圖，而是透過傳統繪畫的造型、顏色等元素，使作品看起來具有手感，而且是刻意留下的。

我在大學時期畫很多具象繪畫，這些訓練很扎實。當時覺得這裡有它的深度，花許多時間觀察細微的物件，我以為已經做很多了。但慢慢地開始在想，這件事情對我而言是什麼？作品完成後，它能滿足觀看者嗎？只是滿足觀者的價值觀嗎？如果是這樣，那麼創作將可能變成很單純的工作，而且只是單純的一種服務！

如果能夠讓人看到稍微有趣的東西，許多事情就活起來。我一直試著做這類的事。大學畢業展時，我開始試著不僅是要把畫面當成畫面去完稿，而是試著把東西拿掉，或是在看來平常的事物裡加入不同的元素，到了研究所時，我花了兩年從事一些與思考活動與其他創作類型的體驗，然後做了一



專注繪畫視覺經驗的實驗，王璽安透過層層顏料的隨機堆疊，製造光點的延伸，以營造空間的深度，在《十字裡的光》作品中突起的光點清晰而透亮，衝擊觀者的視覺經驗。



上：於台北當代藝術館展出的《有光的藍色格子風景》，持續討論視覺經驗中的距離關係。

下：王璽安《白色流星之外》這件作品，在平的畫面上微微突起，近看可發現層次感，其作品中大部分會留底（流星），留底的地方露出材質，讓流星產生出一種似真非真的幻覺，與畫面進行辯證。

Q：你的創作是有計畫的？

A：有計畫的，構思過程中逐步調整。如果正在做一件作品就會花很多時間，我會一直看著它，因為要辨認作品是否準確，自己能否一直看著它，再決定要不要再做些什麼。有一陣子，我開始覺得一件作品被定義為完整與否，不應是理所當然。

繪畫作品很容易被認為沒有生命力，那是因為它易於被定義為完稿作品。譬如，畫一個蘋果，描好輪廓，開始填顏色，把它填滿，加點光影，畫面就完成。當然這樣的作品還是會有個人的東西，比如說如何填色等。但它終究還是把東西弄滿的過程。但我希望我的創作不是這樣。所以有些人會覺得我的作品初看時，感覺不是習慣中的完成品。那正好是我比較希望的狀態，可是比較難的是，我所定義的完整是在一個不完整當中，因為不能修改，要花很多時間。我要去做些事情，讓一些事情不再是理所當然，而且不只按一種步驟進行。

Q：未完成的完整度，你如何做判斷？

A：天啟！（笑）看似理性，但定義出來的結果滿抽象的，我覺得這些東西在這邊是剛好。譬如說我把櫃子打開，開到某個程度即可看到裡面的東西，而不是全開，依靠經驗與直覺，留下的距離是剛好的。

Q：目前正在進行的新作主題與方向？

A：主要是處理畫面如何呈現光與材質間的關係。我開始嘗試使顏色更接近自然。有些東西更像繪畫的感覺。最近的一件作品關於雲，看起來像是古典畫，尤其是雲亮的地方特別留白出來，不能修改的。我覺得我好像在分色，想讓最近的創作回到生活經驗裡所見的。

Q：在哪裡創作對你而言很重要？希望前往哪個城市創作或生活？

A：包容度大的地方，對我而言很重要。有些城市包容度很大，比如印象中的花蓮。我曾在那裡碰到一些人，思維很跳脫常態，或許是因為他們有自己的生活步調與空間。比如我遇到一個朋友在門口擺畫布，每天出門回家就在上頭畫一筆。另外像是旅行過的牛津，都會特質與古典情調並存，互不相干擾，很有趣，感覺很自在。我曾在當地看到老太太打扮穿著很龐克，邊抽著菸，卻不覺得突兀。因為有包容度的關係，我想在那邊創作應該可以很自在。至於台北？目前是遇到瓶頸了，有點過度，可能是邁入真正國際都會的瓶頸。■

件名為《地面的星星》，那是一個微微高於地面，又像地磚樣式的繪畫作品，我回到繪畫問題的本身，從這件作品也開始了現在會刻意留下痕跡、留白或畫布的邊框等創作，這些細微的觀察痕跡慢慢形成我的創作脈絡，演變為今日的面貌。

Q：這次在台北當代藝術館的「心動EMU」展出一件裝置，對你而言，創作以立體或平面形式呈現是否重要？你曾說過，「繪畫不應只是平面的繪畫。」是否與你的創作脈絡相呼應？

A：繪畫是我創作的思考起點，我刻意要將平面不平面的界限模糊化。很久以前我就在思考，當我們愈是執著要畫平面的作品，創作就只會變成一個畫面，這麼做想像力可能會變少。所以我必須思考其他的可能，而是先把它當作材質，不是畫布。然後再由傳統裡發現元素，譬如《平行花園》裡，仔細觀察會發現花草植物等元素。

換句話說，對我而言有趣的是，用約定俗成的創作方式，可做到某種深度。但我想做與另一深度有關的事情是，希望能夠在似深非深裡看到幻象，同時又能回到一種現實。譬如《白色流星之外》這件作品，就像是在平的畫面上有微微突起的變化。近看時會發現它的層次感，在我的作品中大部分都會留底（流星），留底的地方會露出材質，流星產生了一種似真非真的幻覺，與畫面進行辯證。這些點點看似流星，與畫框旁邊露出的顏色呼應，有種語帶雙關的味道。這裡出現很多視覺語言的東西，可從看畫經驗去描述，例如顏色形狀題材材質具象抑或抽象等，給人這樣的感覺。